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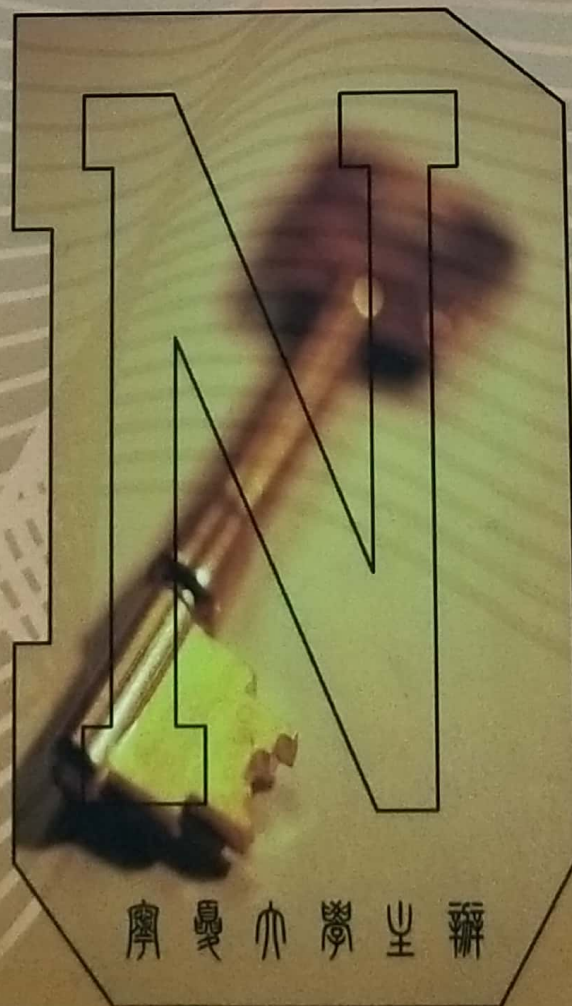


ISSN 1001-5744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9卷第4期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N 1001-5744  
9 771001 574012  
07>



扫描全能王 创建

## 目 录

- 
- 汉语研究 ● 汉语“动<sup>量</sup> + 补”结构的共时比较和历时考察 吴为善,李文浩(1)
- 完形态事件宾语内论元的隐现机制 朱 军(6)
  - 话语标记“别说” 韩 蕾,刘 焱(11)
  - “一量名”否定格式的两种语序及其制约因素 胡清国(16)
  - 论《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古词语释义之不足 张青松(20)
  - 形容词作可能补语的情况考察 骆锤炼(24)
  - 现代汉语中的疑问式判断句 向德珍(28)
  - 试析话剧语体中的感叹句 王景丹(32)
- 
- 文学评论 ● 《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 王作良(37)
- 从拟代到赠答:魏晋文学空间的拓展 卫晓辉(43)
  - 论北宋晚期的晁氏家族文学 李朝军(47)
  - 寻根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民族化 熊修雨(57)
  - 论乡土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 王轻鸿(64)
  - 乔伊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开头的构思艺术 冯建明(68)
  - 一个“不道德”的故事 胡 强(72)  
——论康拉德的《间谍》
  - 一个解构批评的范本 李应雪(78)  
——析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摘苹果之后》意义的模糊性
- 



# 乔伊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开头的构思艺术

冯建明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摘要:**乔伊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开头颇具研究价值。乔伊斯通过描写该书主人公斯蒂芬的心理活动,既强调了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也使斯蒂芬的思想演变为“行动”;他巧借有关普罗米修斯的典故,间接地说明斯蒂芬具有不屈于权威的意志力,并预示了斯蒂芬将选择一条艺术创新之路;他以象征性手法表现出政治对人的压抑,暗示了斯蒂芬因不满异族统治和严酷的天主教教义的束缚,而要在思想上与顺从异族统治和天主教教义的“家”和“祖国”决裂;他通过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叙事手法,把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区分开来。

**关键词:**心理活动;象征性手法;审美价值;实用价值

**中图分类号:**I5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7)04-0068-04

古人论及撰写文章,有“凤头”之说,强调了作品开头构思的重要性。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在小说开头的创作方面,独创一格,出奇制胜,体现出化平淡为神奇的艺术大家的风范。他的自传性作品《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开头部分以巧见称,充分体现了他在作品开头方面驰骋构思的天赋。意大利的一位名叫迭戈·安杰利(Diego Angeli)对《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技巧颇为惊讶,他赞赏乔伊斯“已经找到一个方法,他用这个方法摆脱了以往英国小说传统的束缚,并采用了一种新风格表达一种新观念。”<sup>[1]</sup>《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开头是乔伊斯表现其小说艺术新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不断探究。

## 一 思即是“行”

《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从开端部分起,便切入人物的心灵活动领域,从而突出了主人公的种种心理活动,并强调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乔伊斯并非局限于点明作品人物的思想内容,他像是走进虚拟人物的心灵世界一样,将人的瞬息万变的内心感受艺术而细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不偏重于

现实生活客观、具体、历史的描述,也不强调小说人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他深入探究人物精神意识的奥秘,而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述。他注重发掘的不是外在世界,而是人的内心世界。他采用暗示、象征、联想、内心独白等表现手法,以表现人物的意识的流动。“内心独白”也可以用“心灵的直接引语”、“自由联系”或“意识流”等文学术语来说明。在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中,通常意义上的“行动”和小说故事的情节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得以充分展开的。在乔伊斯笔下,主人公斯蒂芬的所谓冒险经历被赋予了感情色彩和智力因素: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真正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于是,思想就演变为“行动”。在重要性方面,斯蒂芬的所听、所见、所闻与所做都远远不及他的所思。《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真正的冲突不是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其外在的事件或状况往往被描写成为唤起斯蒂芬联想和回忆的“导火线”。

正是由于乔伊斯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才使得《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并非日复一日地按严格的故事进程发展。乔伊斯运用生花妙笔,描绘到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草场上的男生们踢足球时发出的喧闹的声音。这种喧闹声奇妙地发生了变化,

收稿日期:2006-10-2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成果(20060390613)

作者简介:冯建明(1963-),河北邯郸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混合成连续而规范的语言,传达了斯蒂芬的一种新的经历,即“罗迪·基克汉姆是个正派的同学,而令人厌恶的罗奇却是个卑鄙的家伙。”<sup>[2]</sup>在这里,乔伊斯并没有用“斯蒂芬认为”、“斯蒂芬想”或“斯蒂芬自言自语道”等来引导一个句子,来解释说明。斯蒂芬的内心活动直接以情节的形式得以展现。换言之,斯蒂芬的心理活动等于情节,也可以说,情节就是斯蒂芬的内心体验。由于人的意识的流动具有任意性,因而乔伊斯小说的情节随人物意识的盲目流动也具有连续的突变特征。这种连续的突变特征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一章的第二节里表现的十分明显。首先,斯蒂芬身在黯淡而阴冷的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草场上,心却在温暖而舒适的屋内,即他的意识游离开喧闹的操场,飘忽到壁炉前的小地毯上,琢磨着康韦尔博士编的拼字课本上的诗句,即“躺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他的头枕在双手上,琢磨着这些句子,这可真惬意。”<sup>[3]</sup>接着,一阵寒冷使他的思路再次游离,让他联想起自己曾经受到的侮辱,即“韦尔斯真坏。只是由于他不肯用小鼻烟盒交换韦尔斯那个在游戏中撞碎过40个栗子的干栗子,韦尔斯就把他推到房屋区的沟里。沟里的水多凉,多难闻啊!有一位同学曾看见一只大耗子跳进那水上面的浮渣里。”<sup>[4]</sup>然后,他的思路突然转向火炉旁的母亲与丹蒂,“妈妈和丹蒂坐火炉旁,在一起等待布里吉德送茶点。她把双脚搭到火炉围栏上,她那双镶嵌着珍珠的拖鞋被烤地热烘烘的,散发出一股又好闻、又热的气味……”<sup>[5]</sup>最后,操场的一声大叫突然打断他的思路,使他回归到现实中:“操场的远处传来一声叫喊:——都回来! /随后……”<sup>[6]</sup>

小说的情节的突变特征艺术地模拟了斯蒂芬意识流的随意性。此外,这种表现手法打破了单线式的钟表时间的连续性,并以蒙太奇手法,将人物的纷繁复杂的心理时间表现出来。在这里,传统叙事文学中所惯用的钟表时间让位于现代主义叙事文学中所提倡的心理时间。按钟表时间展开的故事虽然更利于读者理解,但不及按心理时间展开的故事能使读者在心理上产生共鸣。同时,现代主义作品往往具有表现非理性因素的神秘色彩。运用心理时间可以表现心理上的“距离”,从而将客观物体与人的实际利害关系分离开来,将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区别开来,让审美主体超脱于实用的、道德的、认识上的因素。运用心理时间更利于将传统叙事文学中以表现客体为重心的转向以表现人物心理为重心的。

## 二 普罗米修斯的意志力

决不屈服是贯穿于乔伊斯所有作品中的母题之一,这一主题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开端中,通过将斯蒂芬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比较而得到加强。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os或Hesiod,

约前8世纪)有关普罗米修斯两个传说:一个说普罗米修斯从主神宙斯那里盗取火种,并将它送到人间。为了报复,宙斯将美女潘多拉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休斯。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带来的罐子的盖子,于是一切灾祸便涌出罐子而飞入人群,只有希望留在罐中;赫西奥德的另一个传说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上,派一只鹰啄食他的肝脏。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被啄食后,又重新长好。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是艺术家们最喜爱的创造题材之一。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或Aeschylus,约前525-前456)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1820)之所以被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与人们对普罗米修斯的爱戴是分不开的。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中,乔伊斯以斯蒂芬幼年时期的一个场景,来比拟有关普罗米修斯的第二种传说:

——哦,斯蒂芬要道歉。

丹蒂说:

——哦,否则,鹰会来啄出他的眼睛。

啄出他的眼睛,

道歉,

道歉,

啄出他的眼睛,

道歉,

啄出他的眼睛,

啄出他的眼睛,

道歉<sup>[7]</sup>

这个看似轻描淡写而成的叙事场景被涂上了浓重的文学象征色彩:

首先,反复出现的“道歉”的喊声,艺术地表现了宙斯对普罗米修斯冒犯其至高尊严的愤怒情绪。“啄”的字面含义是鸟用嘴叩击并夹住食物的动作,这使人联想到宙斯的鹰对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的啄食。在奥维德笔下,许多古老的传说都重新获得生命。在乔伊斯笔下,“啄出他的眼睛”颇具象征意义,令人不禁想起宙斯的鹰啄出普罗米修斯肝脏的传说。在这里,斯蒂芬的心理状态艺术地对应了普罗米修斯的意志。作为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提坦之一,普罗米修斯一直被尊为不畏强暴、不惜牺牲一切而造福人类的英雄形象。乔伊斯巧妙地借用有关普罗米修斯顽强斗争的典故,暗示斯蒂芬坚持个人主张,不屈从于权威的意志力。同时,乔伊斯以这段文字为开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预示着斯蒂芬将会选择一条坚持真理、不受僵化的世俗观念束缚的艺术创新之路。

其次,“道歉”的呼声表达了权威性 with 冒犯权威性之间的冲突。从表面上看,“道歉”是由于斯蒂芬



希望娶艾琳引起,其实它蕴含着多种深层意义。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开端中,乔伊斯并没有直接叙述梅·代达罗斯和丹蒂·赖尔登反对斯蒂芬的这种念头的理由。根据斯坦尼斯拉斯·乔伊斯的回忆录《看守我兄长的人》记载,艾琳·万斯(Eileen Vance)是一位新教徒的女儿。在教义上,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分歧。在代达罗斯太太和赖尔登太太看来,若一位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结婚,就意味着对天主教的背离。因此,呼喊“道歉”的人代表了权威的一方,而斯蒂芬则代表了蔑视权威的一方。“道歉”的呼声暗示了对垒双方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的具体体现。“道歉”与否标志着顺从或抗争。

斯蒂芬决不屈服的精神在小说的开端便得到了证明。《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第一章中,权威的滥用的化身是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的教务长多兰神甫。斯蒂芬对被滥用的权威的反抗,不仅显示了他具有不寻常的智慧,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拥有过人的勇气。多兰神甫可谓该书的反面形象的代表人物之一。首先,他犯了武断性错误,即他不以事实为依据,自称可以通过查看斯蒂芬的脸便可以断定对方诚实与否。其次,他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即以个别学生的有过的不良行为为依据,来断定所有的学生都有某种不良行为的倾向。面对这样一个暴君形象,斯蒂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继续忍受不公正的虐待;其二,寻求克朗戈伍斯森林公学校长康米神甫的支持,阻止即将到来的不公正的虐待的重演。每一种选择都是忧喜参半。选择第一种,斯蒂芬忍受一时的精神和肉体痛苦,也许会换得日后的平安;选择第二种,斯蒂芬或许会成功,但需要承担风险。如果他不成功,反而会受到得知内幕的多兰神甫更为严酷的报复。斯蒂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条路。他的选择标志着他在思想上已经不是僵化的世俗观念的温顺的奴隶,暗示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为自己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庆祝斯蒂芬的胜利,同学们纷纷将帽子抛向了空中。这种庆祝方式既是对斯蒂芬的勇气和成功的赞扬,而且也是对斯蒂芬崭新生活的祝愿。

最后,乔伊斯用斯蒂芬幼年时期的一个场景比拟普罗米修斯的传说,并以此比拟、暗示斯蒂芬与普罗米修斯的对应关系。长大后的斯蒂芬将以其新的人生选择,来体现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并立志通过艺术创新,来继续传递反抗的火种。

### 三 帕内尔的影响

《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人物塑造渗透着一些政治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以象征性手法表现出

来。理查德·埃尔曼在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拉斯·乔伊斯(Stanislaus Joyce, 1884 - 1955)撰写的回忆录《看守我兄长的人》(My Brother's Keeper, 1958)的“导论”中,引用了乔伊斯对他兄弟说过的话:“别跟我讲政治。我只对风格感兴趣。”<sup>[8]</sup>其实,乔伊斯当时是以兄长的口吻打断他弟弟的谈话,以表明他对对方谈及的法西斯主义的话题不感兴趣而已。关于政治这个术语,至今尚无公认的确切定义。在这段引语中,乔伊斯所说的政治也许是指夺取或保存国家权力的行为,他虽然注重风格,但在作品中并没有回避各个方面的政治问题。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的开头几页,他就以象征的手法,间接地再现了权力斗争,或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给生活带来的影响。

丹蒂的衣柜里放着两把毛刷。绒背面是褐红色的毛刷代表迈克尔·达维特,绒背面是绿色的毛刷代表帕内尔。<sup>[9]</sup>

在《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一章中,政治的象征性具有私人性或个性特征。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 1848 - 1906)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 - 1891)都是“爱尔兰土地改革联盟”主要领导人,并以其政治成就而闻名。首先,丹蒂·赖尔登的衣柜里的毛刷都代表着政治家。从某种角度理解,《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里的毛刷则可谓政治的代名词。将毛刷与政治联系也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表达方式的私人性或个性特征正是现代主义作家的主要特色之一。其次,褐红色与绿色分别代表了相关的政治活动。褐红色令人联想到褐红色的土壤;而绿色则可用于暗示生长在褐红色土壤上的绿色植物。土壤与植被可以相互依赖,和谐共存,即有了植被,土壤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而有了好的土壤环境,植被可以更好地生长。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令人想起“爱尔兰土地改革联盟”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爱尔兰土地改革联盟”主要由达维特组织而成。帕内尔成为该组织的主席后,在达维特的帮助下,消除了当时爱尔兰的两大有关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的政治分歧。再者,在不同的毛刷上的两种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一种分离。如果两种颜色都在同一把毛刷上,会给人一种整体感。两种颜色分别位于不同的物质上,则令人联想到达维特和帕内尔之间的分道扬镳。引起奥谢与帕内尔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后者与奥谢上尉(Captain O'Shea)的妻子基蒂·奥谢(Kitty O'Shea)的私通。帕内尔与基蒂·奥谢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不仅严重损害了帕内尔的政治声望,而且也成为《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一章中的重要话题。帕内尔之所以成为融入乔伊斯所有作品的一个



神秘人物,是由于前者绝不与世沉浮。斯蒂芬·代达罗斯家的圣诞晚餐上的政治争论既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政治冲突的高潮,而且也是乔伊斯政治倾向的艺术表露:乔伊斯旗帜鲜明地站在帕内尔一边。这场政治论战是乔伊斯的诗歌“还有你,希利”中主题的再现。在“还有你,希利”中,年幼的乔伊斯写道:

他那古朴的巢穴高耸于时光的悬崖  
在那里,这……世纪的粗鲁的喧嚣  
再无法使他烦恼。<sup>[10]</sup>

这首充满了激情与想象力的短诗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帕内尔在乔伊斯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二是帕内尔的英名将与时间共存;三是对帕内尔的舆论攻击是偏激而低俗的。

以死去的爱尔兰政治领袖帕内尔的问题为焦点,发生在圣诞晚餐上的冲突颇具象征意义。该论战的双方代表着当时爱尔兰的两大政治阵营:一个阵营是要求改变现状、致力于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的斗士的拥护者;另一个阵营是愿意维持现状、甘心作外族统治和宗教束缚的温顺的奴隶。第一个阵营以凯西先生,即西蒙·代达罗斯的好友约翰·凯西为代表。第二个阵营以丹蒂·赖尔登为代表。当时联合王国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那时的爱尔兰受英国王室的管辖。当丹蒂·赖尔登将帕内尔称为“他的国家的叛徒”<sup>[11]</sup>时,她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了当时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并表明了维护异族统治的立场。她对帕内尔的憎恨情绪体现了当时的英国执政集团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此外,当她将天主教称作“我的教会”并将天主教称作“我的宗教”时,她已经扮演了天主教会的工具和天主教的温顺的奴隶的角色。而这种角色自然会受到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力量的反对。凯西先生指出,教会曾为了牟取自己的利益,而出卖爱尔兰民族的利益。他愤怒的喊声表达了众多爱尔兰民族主义人士的态度:“爱尔兰不需要上帝……让上帝滚蛋吧!”<sup>[12]</sup>正是受到包括凯西先生和西蒙·代达罗斯的政治态度的影响,长大后的斯蒂芬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即“我不去为我不再相信的卖力,不管它自称是我的家,还是我的祖国,或是我的教会……”<sup>[13]</sup>正是不满于异族统治和严酷的天主教教义的束缚,斯蒂芬才在思想上坚决与顺从异族统治和严酷的天主教教义的“家”和“祖国”决裂。斯蒂芬的思想变化过程艺术地反映了作者的一段思想发展历程。

从总体上看,《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一章中采用的叙事手法为以后的章节艺术手法的运用和情节的发展做好了铺垫。年幼斯蒂芬对世界的认识尚停留在低级阶段。由于他的人生阅历有限,他还无

法对事物有足够全面的认识,难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尚未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作者突出描写斯蒂芬对表象的了解,完全符合这位斯蒂芬当时的年龄特征,而乔伊斯在该章中采用的叙事手法强调了幼年斯蒂芬的感性认识。乔伊斯通过描述主人公幼年期的特征,对应小说的开端,他将小说的开端比拟为人的生命的开始,他通过描写斯蒂芬的感觉官能体验,艺术地表现了刚出生的幼儿对外界的敏锐感受力。尽管斯蒂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对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方面,但他的幼年的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抉择不无影响。

#### 参考文献:

- [1] Deming, Robert H. James Joy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114.
- [2]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6-247.
- [3]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9.
- [4]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9.
- [5]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9.
- [6]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9.
- [7]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6.
- [8] Joyce, Stanislaus. My Brother's Keeper: James Joyce's Early Years[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9:xix.
- [9]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45-246.
- [10] Joyce, Stanislaus. My Brother's Keeper: James Joyce's Early Years[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9:46.
- [11]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81.
- [12]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282.
- [13] Joyce, J.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Portable James Joyce. Ed. Harry Levin[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519.

【责任编辑 岩 宏】

